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朱熹集註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紲力追反紲息列

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
學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綫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
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
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
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
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
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
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

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
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
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年之
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
不可避。嫌之事。賢者
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

焉於
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
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
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
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葉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馬於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曰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轉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說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皆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梓筏也程子曰浮海之莫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赤，字子華。

朝音潮。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下同。

也。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合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也。子貢平日以

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開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反

朽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

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枻。子

曰。枻也。欲心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枻。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枻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也。小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此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始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言也。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開。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由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臧文仲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一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持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安程子曰人交久而敬是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

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臧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關，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於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信。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嘗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乘去

崔子，齊大夫，名折，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

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

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此孔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而不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希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直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於其介之取予。而千萬鍾從。可知焉。

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

是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
恩一說安之安我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
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
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
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
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
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
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
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
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
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
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
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
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
得見而歎之其
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
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焉如字屬上
句好去聲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犬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犬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

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
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
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
而多一簡字矣故曰犬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一過於前
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

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
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
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
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不二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
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
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
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
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
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
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
顏子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行
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二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

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

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
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
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
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
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
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
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
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
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

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
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
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
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
而有舜，以鮒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
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
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
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
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一私欲，便是
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學一問者也。
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
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樂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
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
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
汶上矣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
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
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
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
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
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
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
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
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
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
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病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銷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

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服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也。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

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

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

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

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

理曰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

論語集注卷三

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鮒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鮒。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

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

反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得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不臣。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謂使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扶失音。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以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

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言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

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

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求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述而第七

朱熹集註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剛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

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

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志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

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
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
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
倫。焉。則本末無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
間隙。而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
矣。域

馬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

脩。脩。脩也。十。肚。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
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
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
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
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
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
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
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憤。悱。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
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
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

同已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

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
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
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敬之然行師之要實
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
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

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也。

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

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
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
曰詔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
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

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瞞公薨而國人立蒯瞞之子於是晉納蒯
瞞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蒯瞞得罪
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
也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
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
武王伐紂夷齊相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
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
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
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
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
理之正而即所以安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

則視棄其國猶故。跌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天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雜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自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

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
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
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
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
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
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

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

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

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

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
生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遠以知禮為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而後和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舍。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

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

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之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

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疆大。季

言言言言卷四
十一
庶伯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庶伯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庶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
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里反絞
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賈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進信。則非色莊也。辭也。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較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

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

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不能自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問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

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技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見賢。病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

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子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已然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才之多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紂一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紂。紂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已然而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陶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之際。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紂一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紂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朱熹集註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傑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造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

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魯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此文也。天既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取。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入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字宰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

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

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知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也。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時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鼓簣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見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簣，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稱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謂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心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克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起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己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

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

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馬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買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頽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言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言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求

位反覆，芳服反。

言言集言卷之三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存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

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進止一字，諺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殺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虜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達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亦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又不足以及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救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表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技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敷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

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懼

明足以燭理。私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比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揚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解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辨當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棟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前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

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

也詩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

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必摯

驅刃反躩若反

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赤

反占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復闕。

闕。于通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若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各

攝摳也。齋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違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送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頰怡怡

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聲

反色六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土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我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者。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麋裘。黃衣狐裘。

麋。反。

緇。黑色。羔。羊皮。麋。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湯。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觴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

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

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饘

之食音嗣饘於糞反餲烏邁反任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餲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饒烹調生熟

之類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

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

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音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領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棄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食音嗣。齋側皆。

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乃多反。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并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揚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今不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受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後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其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疾引不能著衣。束帶及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

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

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

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鼓。自者。

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豕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